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周雲翮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四十三

學禮

禮記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注謂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馬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

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疏物事也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中三事教鄉內之萬民也興舉也三物教成行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為賓客而舉之云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此並鄉大夫職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

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疏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婣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者上言友專施于兄弟此變言弟兼施于師長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德爲在身不施于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于人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是施之于人故禁其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注禮所以節正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軍賓嘉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王氏與之曰三物八刑皆言鄉者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蕙田案大司徒所掌者教民之法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疏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太子已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

為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為行道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為行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為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為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于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于外人行遜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朋友之長也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書詩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畧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太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

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注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疏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國之子弟即上太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云教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又引子春之義從古書中為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　疏言凡國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卿大夫元

士之子畧言之也云遊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繫不得為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遊為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朱子曰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

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于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

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

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

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李光地周禮三德六德說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

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仝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才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

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為之本故又有養之于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學之小大而有殊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于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為道本其曰敏德即勤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為行本其曰孝

德即篤于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睦婣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為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為不全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于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為匹夫之行也故先道于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

仁聖義必以中和為極故中和即至徳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祗庸即敏徳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為先故孝友即孝徳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仝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而所謂至徳者是也異日又曰徳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徳為道本而以學為行

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

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疏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

蕙田案師氏保氏所掌教國子之法於門闈小學教之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注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者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 疏成均五帝學名建立也周人以成均學之

舊灋式以立國之學內政教也大司樂合聚國子弟將此以教之先鄭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之大舞其職有與彼樂師又無調樂音之事而先鄭云樂師主受其成事義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學故依而用之元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灋者其遺禮可法者鄭見經掌成均之灋即是有遺禮可灋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

方氏慤曰成均之名學也成其虧均其過不及

陸氏佃曰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為辟雍蓋人均有是性也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離之則致詳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注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于瞽宗祭于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彼釋三德三行為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說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官上瞽中瞽下瞽皆是瞽矇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為證是殷學也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絃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

蒐田案瞽宗在辟廱之西記云祀先賢于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於瞽宗也賈疏以書之先師祭于上庠詩之先師祭于東序疑非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注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凡弟曰反　疏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疏此亦使有道有德教之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

誦者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咏以聲節之為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為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為之歌齊為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謡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云發端曰言荅述曰語者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荅述曰語許氏説文云直言曰論荅難曰語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雜記云言言己事為人説為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灋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

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代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疏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大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學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修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修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與大

卷為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知有改樂名之濩者案修滕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奏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舞注云五行本周舞高帝六年改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濩也案孝經緯云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學曰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犧以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則此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

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疏小舞即下文帗舞已下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爲大舞也十三舞勺勺即周頌酌也成童舞象象即周頌序云惟清奏象舞也此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二十舞大夏大夏夏禹之舞雖樂大夏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已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而得天下夏爲文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户籍世謂之户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而召之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注文舞有持羽龡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疏此籥師掌文舞故教羽籥若武舞則教干戚也此官所教當樂師教小舞

互相足故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云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

蕙田案大司樂以下所掌教國子之法於成均教之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疏崇四術謂敎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注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注春夏陽

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　疏鄭意以為秋教禮春教樂冬教書夏教詩也所以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記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若不互言而但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也必互言者以此四術不可暫時而闕故令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蕙田案樂正即周官大司樂之職其所教四

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

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于論樂王制主于

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

選皆造焉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注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注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

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静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疏案考工記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及鄭云若今鷄鳴戟也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也若大武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疏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及小

樂正周禮有大司樂及樂師知小樂正當樂師也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周禮雅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胥鼓南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疏胥謂大胥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記云任南蠻之樂也

陳氏樂書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

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於學士亦及焉特

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觀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兩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之者

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陸氏佃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内戚以誅其外者武也

故於武舞用之大舞則干與戚兼陳羽與籥並用簡兮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蓋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為文德之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為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籥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蓋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其

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無籥者象文徳之小者以爲儀而已干舞所以無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爲扞而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玄孫毓孔頴達等以爲萬舞唯干無羽也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

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為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云執干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為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此一證也戈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

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為羽籥之屬司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盾授之穎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

司干主干而已而所授有兼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吹籥不害其兼學戈也教舞容者以文為主故先王以籥名官而戈在焉教舞器者以武為主故先王以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張氏曰南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

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左傳象箾南籥杜預釋左云南籥當為文樂劉炫釋詩云當時周南未敢正指為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

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箾之舞象
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蕙田案武舞大者用干戚小者用干戈陸佃
分干戈為二舞非也至云干上覆羽羽下戴
干則混文武二舞為一尤謬胥鼓南當從陳
氏張氏程氏以為二南注疏指南夷樂者非
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

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
疏春夏是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

陳氏樂書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絃居一焉誦則詩誦人聲也絃則琴瑟樂聲也温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温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絃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

音其義為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

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絃

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

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

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

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

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

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别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

詔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絃之為樂言絃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絃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注學

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疏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注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　疏舞干戚即前經祭祀也不云祭祀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即前經合語也命乞言即前經養老也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陳氏樂書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舞也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與凡養老豈老更羣老與合語之禮豈德

音之致與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與言舞則歌可知矣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牆注卻就後席相避列事未盡不問注錯尊者之語不敬也疏此一節論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

王氏炎曰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

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

蕙田案周禮無大司成一官鄭以記有文師司成之語因以師氏當之其說良是葢大司樂者春官之屬師氏者地官之屬其秩則皆中大夫其職則皆主于教國子者也或曰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其得論說于大學之東序何也曰師氏掌以媺詔王為王親近之臣王舉則從未嘗離左右惟虎門之左其

地既近而世子與貴游子弟人數又少故得教之至于太學則地距王宫稍遠而國子俊造咸在人數衆多故特設大司樂使教之而仍令師氏兼之焉大學之教小學正詔其儀大樂正授其數然後師氏論說其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耳非如樂正之朝夕授業也記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蓋謂此王氏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誤

矣

觀承案以師氏為大司成据父師司成一語最為確當其實即在康成舊注中人自忽焉不察耳三禮注疏之可貴如此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肄三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注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楚二物

收其威也注夏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注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注學教也教之長稚此七者教之大倫也注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具義七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注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疏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不祭先聖皇氏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入學鼓篋者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以出其書也未卜禘不視學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禘是大祭必

先卜故連言之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欲使學者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者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諮問幼者但聽之耳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注有居有常居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注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注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注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謂之息遊謂閒暇無事謂之遊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

離師傅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注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疏絃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也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也禮經正體在手服章以表貴賤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

張子曰服事也雜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

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必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已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

專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于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

朱子曰注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

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于數注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注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注使學者誦之而為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注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注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

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注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注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注刑猶成也

朱子曰數謂刑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隱其學謂以其學為幽隱而難知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當其可之謂時注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注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注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朱子曰預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事亦不一不當以年爲斷觀人之能而於巳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坚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注時過則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注小者不逹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注不相觀也燕朋逆其師注燕猶褻也褻其朋友燕辟廢其學注褻

師之譬喻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注廢弛

朱子曰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疏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

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注失于多謂才少者失于寡謂才多者失于易謂好問不識者失于止謂好思不問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注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朱子曰為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注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注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

朱子曰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

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注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注弟子學于師學為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注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注四代虞夏殷周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注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

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注尸主也為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注庸功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注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此

皆進學之道也注此皆善問善答也

朱子曰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注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注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注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為裘

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注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稱有似於

為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注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疏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駕馬之法本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注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注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注謂君也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大信不約注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注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注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疏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

右教學之法

大戴禮保傅篇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

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歳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年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内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

朱子曰案虎闈見周禮一作庠門者非是既或恐當作晩

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元

士大夫之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

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右入學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比年入學注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注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之類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注懷來也安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疏中年考校謂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趨向習學何經矣三年視敬業樂羣謂入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視之樂羣謂羣

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五年視博習親師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親師謂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謂之小成者比六年以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强立謂專强獨立不有疑滯不反謂不違失師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者言此所論是大學聖賢之道理非小學技藝耳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皇氏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為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

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

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强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

朱子曰案鄭注張説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别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

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强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周禮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注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秋頒學合聲注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

其曲折使應節奏 疏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分其才藝高下

夏官諸子凡國之政事諸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注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疏考其藝者考校材藝長短進退之者才藝長者進與官爵材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射義云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蕙田案合射亦於太學孟子稱序者射也則東序為習射之所矣疏以射宮為小學疑非

觀承案校者教也據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頒之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以校為鄉學之名者尤可信矣又孟子以庠序校皆小學名惟學則三代共之則序者射也故疏以射宫為小學耳然鄉學各取其一而太學兼之則小學有射太學固兼有射若專以射宫為小學則未為分曉耳考禮者詳之

陳氏禮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

蕙田案以上入學考校之法

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

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注其鄉吏州長以下疏言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法于司徒者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比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比長各教所治也云考其德行者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比長以上至州長皆屬鄉大夫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謂合聚

一州之民也而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修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疏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正歲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之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疏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彌親故七讀法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春秋祭禜亦如之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正歲建寅朔日疏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

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也亦聚衆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畧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耳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

春秋祭酺亦如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疏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謂州長黨政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時節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注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强猶勸也學記曰强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疏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此德行也三曰六藝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興此直云辨其能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任吏職者謂使為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陳氏禮書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

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畀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上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畀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

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也

李氏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

賢頑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賔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竒衺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賔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

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踈矣

王氏詳説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竒衺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考之五黨之州又從而考之考之而未能賔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賔興之以見

其人材之成也

蕙田案以上鄉官書考之法

國語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

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蕙田案此即周禮鄉舉之遺意諸侯之制已亡惟此猶見其畧

右考校

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疏周禮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疏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不得同日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也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飲酒而養老以正齒位若正月鄉學飲酒則無正齒位之事黨正飲酒謂之

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疏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疏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左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卿大夫臨之不

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疏案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為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在遂學與鄉同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疏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

蕙田案此鄉學簡不肖之法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注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弃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弃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為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疏案漢書云西南有僰夷又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

陳氏禮書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至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

以四㢮之家為易治膏梁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當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艱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周氏諝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于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特寓于此耳

蕙田案此國學簡不肖之法

右簡不率教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